

煙
嶼
樓
筆
記

卷
五
之
八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鄞 徐 時棟 同叔

有天神有人鬼文昌自是天神非人鬼主宰造化自然成形凡河嶽之神謂之地祇此天地閒一定之理詳見周禮非怪誕也必謂文昌是星名不得塑像崇宇以奉祀之此迂說也

陰鷲文覺世經盛行於世不知始自何來固不能必其爲真然世道日薄賴此以啓發善心非大有益於世教者乎

陳子相弟子張秀才世安者篤實人也注覺世經乞余序之其注以時文家排偶語爲之可曉初學不爲無功其注人雖不見神已早聞云心在我故人不見心卽神故神早聞簡而賅深而顯壓卷語也

惠定宇棟注感應篇無愧博雅但必通人始可以閱其書若以之
教童蒙喻市井則屠龍之技矣殊與作書本旨相去甚遠

因果書中有俞淨意遇竈神記神指淨意之過幾於吾輩中無不
犯此病者每閱一過令人猛省他篇所記見鬼遇神多妄此似
獨真以其言親切而有味也即非鬼神來告亦必是正心誠意
之君子從閱歷悔悟後說出真際來而以神道設教使人敬信
耳余極愛此記讀之覺語語搔著此心癢處子弟文理既清順
便當付之觀覽較讀經書更易於長進也 俞淨意遇竈神記
非文人憑空捏造之言語語似從我輩心坎中出凡學者無不
坐其所說諸病而高明者尤甚口過一節尤爲真摯如記云使
者察君善惡並無一實善可記但於私居獨處中見君之貪念
淫念妒嫉念高己卑人念憶往期來念恩讎報復念種種意惡

固結於中此數語非鬼神不能道也余將屬能書者寫之刻石
拓贈友人日閱此文庶幾無大過矣

有心錄云一息尙存彌天之惡皆可改悔譬如千年幽谷一燈纔
照則千年之暗俱消余謂此言切近情理可謂善喻因爲之下
一轉語云若善人忽生惡念行諸惡事譬如滿堂燈燭遍處光
明一遇狂風吹滅便成黑暗地獄矣

近時刊刻善書最於子弟身心有益置案頭一部使於功課餘暇
繙閱數葉積久自不敢妄生邪念薛敬軒曰心每有妄發卽以
經書聖賢之言制之余謂當妄念滋生時讀經書尤不如看善
書蓋經書語奧或不易明善書之言則人人易曉也

訓童蒙何必博學但能解習章句麤曉文義足矣余謂此語最是
壞人子弟凡記性是少年最好少年聞見至老不忘若少時聽

得村學究言語後來須費多少淘洗工夫質地靈敏者尙能變化愚魯子弟誤入歧途一生受害矣若能耳濡目染並是博雅雖記不得許多但使略領大意後來觸處自然融貫也

東坡作范文正公文集序稱慶歷三年始入鄉校從旁竊觀石守道慶歷聖德詩遂問鄉先生以十一人何人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按東坡生仁宗景祐三年至是年八歲矣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然則鄉先生者張道士也志林又云張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范序又云先生奇吾言盡告之則此道士亦迥非今時童子師可比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見道閱歷之言與老莊清淨無爲之旨迥然不同由齊家處世以至治國平天下不可不知此意

布衣煖菜羹香古人格言如此而衣帛食肉者不知也我有旨蓄

亦以御冬猶是民間夫婦備具瑣屑之辭而月令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則先王以之爲政令矣諺曰家有鹹齏不喫淡飯旨哉言也

車騎服飾誇耀里黨而其室家則未有升斗之儲世多有此等人杭俗尤甚然正惟無升斗之儲故不得不以車騎服飾誇耀里黨其情亦可憫哉管子八觀篇曰氓家無積而衣服修讀之不覺失笑

多言必敗古屢戒之而於今尤爲處世至德要道向在都中有勛余者曰居京師六字要訣知之乎余曰未也曰勤拜客嬾開口鬼谷子權篇引古人之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余欲以此八字易前六字真是鐵鑄嗚呼世道人心可知矣

以經語爲謔亦侮聖言之一端也吾輩往往犯之每自戒之因以

戒人因話錄中載姚峴見南仲適有投刺者曰李過庭南仲問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峴曰恐是李趨兒南仲久方悟而大笑是以論語爲謔也

余一日赴段鏡湖兵備光清飲時宋思贊縣令純修亦在座向余言風俗狡獪屢假搢紳名柬關說人情嘗有以令昆仲名刺來者察之僞也余聞之頗怒因答云歲時饋遺名片何處無之尤而效之伊于胡底若將來再遇此輩當執而懲之以戒後來愚兄弟生平固未肯爲人說私情者也旣而復有假章韻堂丈忠型采南同年之父名柬向宋縣令情請者宋君使人往訊章丈丈答使云事實子虛然其人旣能假我名片必當與我有瓜葛非姻親則交好也望寄語令君千萬勿挫辱之但不徇情面而已余聞其語極服其盛德而深悔向者一時意氣至於失言始歎度量

寬狹性德厚薄相去甚遠采南之大魁天下未必非丈之盛德

所致者今夜見楚黃李侍郎夢白認同姓士子爲叔姪事

士人館汝

寧詭稱侍郎之姪及侍郎道經其地館主強士人迎謁邀至其家士人不得已以情告侍郎侍郎笑而從之竟造其館如真者其實未嘗一面也

因記之志吾過且書丈之厚德云

唐王伾貪濁爲巨匱裁竅以納珍寶使不可出而寢其上今市肆皆有卓子或笛子但可投錢竅中使不得出下設鎖閉欲出則啓其下蓋此法始於伾也

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龕乘掘頭船過溪作掘不作橈也至張志和漁父詞之釣車子橈頭船始以掘爲橈後遂不知有掘字矣王右軍筆經云嶺外少兔以雞毛作筆亦妙今亦有雞毛筆初寫之甚難久之漸熟亦與純羊毫彷彿今謂兔毫爲紫毫用之多鋒芒出稜角有似筆經所云鼠鬚筆者豈古今作法異耶今

筆譜卷五
四
書家多用羊毫能屈曲圓轉隨人意久用紫毫寫試卷者初用羊毫輒軟弱不能用力矣

呂覽分節篇衛靈公曰天寒乎宛春日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云云則是獸皮坐褥與火盆等事早見春秋之世

矣

按衛靈之語正是後世所謂天氣不正也

荀子正名篇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似簟不必夏施也張隱文士傳載張純賦席云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捐遜而坐君子攸宜然則古人蓋不終年設席而經傳紀載但云坐席不云坐簟何耶

交椅今以皮古以繩穿故孟東野詩云繩牀獨坐翁而李濟翁資暇錄改爲藤牀誤矣此語見學林蓋以藤穿作牀亦已久矣唐人薛令之自悼詩云飯澀匙難滑羹稀筯易寬今則以筯用之

飯以匙用之羹聞夷以匙取飯蓋此猶古法也

俗呼櫛髮之物密者謂之篋齒稍稍者謂之梳雖士大夫亦習用之而不知篋爲比之譌梳爲疏之轉也史記匈奴傳文帝遣單于比余漢書作比疏余疏不同然實當作疏蒼頡篇曰靡者爲比麤者爲疏至顏師古注急就篇則尤顯言之曰櫛之大而麤所以理鬢者謂之疏言其齒稀疏也小而細所以去蟣蝨者謂之比言其齒密比也皆因其體以立名然則非但篋爲俗字卽梳字亦在漢後起者漢書楊雄長楊賦頭蓬不暇疏文選作梳是其證也

揚子方言云飲馬橐自關而西或謂之樓篋按集韻樓音婁廣雅云樓篋囊也今俗語有此二字音而或妄寫作漏斗見方言廣雅始恍然矣今所云漏斗者上天下小而空其底置此器於

小米袋口上所以下來於酒壺口上所以酒下米者以竹爲之下酒者以蠟爲之皆欲其不至狼籍也皆謂之漏斗然則正以其無底故謂之漏斗若方言所云飲馬橐謂之樓篴者自是兩物蓋天下未有無底之器而可以飲馬者若其他如盤如盂而以籐或細竹或篾爲之者鄞人亦呼漏斗則必當是樓篴而非漏斗矣

吾年四十餘陳子相爲刻一私印相貽文曰老柳吾常用之朋輩以爲稱老太早余引歐陽文忠號醉翁事相答文忠詩云我年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富文忠公寄歐陽詩云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耆年同則吾豈敢

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意擬之詞後人竟作實事歌詠之已爲不考乃元人楊元誠瑞山居新話云武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

賜伯顏太師妻按事之可笑如此此何異於著原思肘見踵決之衣履左攜孔子叩原壤之杖右持顏子陋巷之簞瓢而乞一文太公九府錢乎然則古物之傳到今時者恐未必無類此者矣後人多賦王昭君皆極爲之惜顧旣匹其父又偶其子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如此女子何足惜也又賦此詞者多用琵琶爲昭君本事不知其何所本也按石季倫王昭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云云然則昭君琵琶不過石崇教綠珠時揣擬之耳竟成典要亦失實矣

近時婦人掠薄鬢號蟬翼鬢其名始於婦女之流而乃與古暗合崔豹古今注云魏文帝所愛宮人有莫瓊樹瓊樹始製爲蟬鬢挈之縹如蟬翼

朝野僉載云趙公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爲渾脫氈帽天下慕之按古人以氈爲便帽其上高出絨毳今優人扮演雜劇尙用之此云渾脫蓋必圓渾如今所戴烏氈帽矣

今士大夫一束帶閒佩繫刀筓巾悅荷包之屬纍纍如也究之終日不見一取用徒苦累腰腹笨重耳三國志注引曹瞞傳曰身自佩小盤囊以盛手巾細物此風蓋始於漢魏

穿細竹爲汗衫織成龜背文謂之竹衫蓋古人早有之元人喬夢符有詠竹涼衫曲云并州剪龍鬚爲寸玉絲織龜背成文

凡縫工裁衣當襟袖之閒所裁餘者俗謂之彎子始謂是形如彎弓象形故呼彎子今知是惋字之轉廣韻惋一丸切惋子裁餘也音惋然則惋彎音近而其字實當作惋

草履謂之不借始見楊雄方言中華古今注以爲輕賤易得人人

自有不假借也故謂之不借則賤物何獨草履而專其名乎致
虛雜俎又謂因仙人鳳子不肯以草履借人故後世名草履爲
不借此荒唐附會與借鬼事以解蝸居同一類也余聞前輩有
云草履之首有草梁居中未著時左右無別也既著以後草梁
必居拇指與四小指之間四小指地位實闊於一拇指由是左
履之梁偏於右右屨之梁偏於左左右遂一定不易不似他履
之可左右通借也故曰不借其說似較輕賤之說爲確當也
楊誠齋詩不借雙高挂毋追一任欵以不借與毋追作對可謂工
絕特毋追古冠用之後世詩句中似嫌不稱耳

史記張釋之傳王生顧謂張廷尉結韞時三公九卿並會也則是
漢時入朝無不著韞者唐宋以後韞制載之正史無論矣左傳
哀二十五年褚師聲子韞而登席注謂古者見君解韞或乃謂

常朝不解惟宴會始解者非也古人制度不可以眼前常禮測之今世著韡著履而古人相會無不脫履戶外者入朝亦無不脫履故劍履上殿乃是異數至脫韡僅見左傳然以意度之蓋亦非盡赤其足足上必有別飾如詩所云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其證也然則韓子及呂覽所云文王韡係解武王韡係解者或出於附會或是尊貴始著韡耳卽如祭祀用尸以常情測之亦事理所必無者故前人疑爲夷禮經典具載不能無信矣見君解韡僅見左傳而赤芾在股邪幅在下之詩可以證之男子穿耳僅見莊子而充耳以素尙以瓊華之詩可以證之蓋古者必有耳飾不穿耳無所繫之此前人所未言者

煙嶼樓筆記卷之五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

